

魔幻极光

尤 今（新加坡）



准备如此齐全、环境如此舒适，无奈天不从人愿，一觉醒来，曙光已露，极光光线怪一面。

12月4日，来到了瑞典的Abisko。一幢幢独立的旅舍，依着地势的高低，错落落地散布于四周；我们分配到旅舍，位于高处。这天啊，雪发了疯，密密匝匝地下，浩浩荡荡地下；眼前世界，纯净一如童话。厚厚的白雪，气势嚣张地堆满了大门口，举步维艰，我们只好拿了一把铁锹，把看似轻盈实则沉重的积雪慢慢铲除。以前，在电影中看人铲除积雪，觉得浪漫，实际上，这是不折不扣的苦差啊！由旅舍到餐厅，在晴天里，只要走短短10分钟便到了，可是，此刻，一寸一寸地在高及于膝的积雪中趑趄超超地前进，好几次都跌跌于积雪里，挣扎半天才勉强支撑着站起来继续走，咫尺天涯，难于上青天啊！

晚上，气温由零下10度回升至零度，部分积雪开始融化，地上湿漉漉、滑溜溜的，在走向前方空地时，有名旅客不慎摔倒在地，跌断了手臂，紧急送往医院。唉，真是步步皆陷阱啊！那晚，站在空旷的地方伫候了1个多小时，极光踪影全无。

12月5日，抵达瑞典。没有降雪，然而，那种阴冷，好像是从骨髓里渗透出来的。导游表示，按照原定计划，我们必须步行半个小时到户外去追光；然而，地上湿滑，不利行走，所以，改而安排大家到旅馆顶层16楼的天台去，试试运气。那晚，大伙儿在那儿虚耗了两个多小时，冷得几乎变成一条条冰柱，神秘的极光，一直都吝于露脸。

12月6日，来到了挪威的特罗姆瑟，这是全世界观看极光最理想的三大黄金地点之一（另外两个是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黄石镇），被誉为“

“极光之都”。快乐好像被点燃了的柴火，在我心中噼啪作响，我有一种身入宝山的感觉。

我们晚上9时许乘大巴到静谧的市郊去，等等，等等，导游忽然指着遥远的天际，兴奋难抑地喊道：“看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”大家透过相机的镜头一看，哎呀，淡淡的一点极光，皮笑肉不笑地浮在天边，算是大发慈悲地稍稍安慰一下枯燥多时的心灵，真是雷声大、雨点小啊！

新加坡追光团的旅程结束后，我和日胜继续留在特罗姆瑟，参加由当地人策划的专业追光活动。专业追光团以10人为限，导游根据丰富的经验和气象台的预测，带领游客到最可能看到极光的地点去。和普通旅行团不同的是，同一个夜晚，可能转移好几个地点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追光”。

12月7日，导游坐着小巴，在傍晚6时到我们家下的宾馆接我们。10名旅客，来自多个不同的国家，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城市，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。

导游麦克开宗明义地表示：极光共分5个层次。第一和第二层次的极光，裸眼只能看到类似白色的云絮。第一层次的极光是纤细瘦长的，美丽而不壮观；第二层次的极光面积较大，较为可观。

他笑着说：“你们在画册看到那种无比娇艳的极光，绿莹莹的一大片，千姿百态，美不胜收，但是，老实说，那都是经过技术美化的；鉴于此，许多人第一次以裸眼看到极光时，都狐疑地问道：噢，那分明是白白的云絮嘛，哪来的极光啊？”

麦克指出：当第三层次的极光出现时，单凭裸眼，可以看到淡淡的青色。第四层次的极光已臻佳境，裸眼可以看到满天娇艳欲滴的青色，

那种情景，和明信片以及画册所呈现的绝无两样。

“第五层次，是极品极光——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蓝色，多种颜色交替出现，斑斓色彩满天飞舞，夺魂摄魄！”麦克陶醉地醉迷地说道：“以裸眼去看这个层次的极光，肯定比画册所呈现的静态极光美上百倍，因为这种极致的动态美，是相机、画笔、文笔都无法加以形容的。我当导游5年，总共才看过寥寥3次而已！”

当天晚上，我们颠颠簸簸地换了3个地点，都没看到极光，到处流动着的，是浓烈如墨的黑和锐利如刀的冷。

麦克无奈地说道：“神出鬼没的极光是我行我素的，它全然不受操纵。这种情形，就好像你们去野生动物园追看狮子，能不能看到，靠的纯然是运气。”说着，又幽默地补充道：“我其实早上已给老天爷发了电报，请他帮忙，可他说极光个性极强，率性而为，全然不受管控。所以，有人说，能看到极光，五福临门啊！”

12月8日，麦克带着我们到空旷的海边去。气温是零下10度，到处都嗖嗖地踏着寒气，尽管穿着厚厚的御寒衣物，可是，那彻骨的冷却像蛇般一寸一寸地在身体内匍匐爬行。麦克劈柴生火，旺盛的柴火宛若野狼金色的獠牙，拼命地吞噬着飞舞于空气中的寒冷。大家围着柴火聊天，麦克要每个人说一个难忘的景致，谈谈说说，倒不觉时间难捱。

到了9时许，不时仰头看天的麦克突然站了起来，兴奋地嚷道：“来了！极光来了！”

亮丽的极光庄严地、强势地现身了。让我惊喜莫名的是，裸眼所见，一片娇艳的绿色！啊，苦苦守候多天，终于看到了第四层次的极光！它是活泼的、流动的，忽而东、忽而西，像仙女在天幕嬉戏，飘逸的绿色裙摆摆满舞动；又像一尾活灵活现的绿色金鱼以天幕为池塘，尽情戏耍，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形状，我痴痴地看得傻了。

那天，在海边，足足逗留了5个多小时，直到凌晨两点，极光渐渐隐去，我们才心满意足地返回旅馆。

在回程中，麦克的话，不断地回旋于耳畔：“极光教会了我，美景出现时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；然而，如果憧憬未能落实，至少，我们敢于梦想，而且，我们也曾为此付出努力。因此说，看到固然值得称庆，看不到也心无遗憾。”

隆冬时节，我沿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向上，经滨州、济南二市，进行了3天的考察。3座城市，风格不同，内涵也不同，但深植于黄河文化中的一种不懈追求的精神是共同的。

鸟儿乐园

黄河三角洲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山东省东营市，一踏上这块土地，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。

一望无际，再望仍然无际，已经发黄的芦苇荡虽然不像春夏时节那样绿浪翻滚、气势磅礴，也不像深秋时节那样芦花飘雪、银装素裹，但金碧辉煌、波澜壮阔的景象，显示出一种成熟之美、广袤之美、雄性之美。

陪同考察的东营同志自豪地说：“黄河三角洲湿地公园1992年建设时只有187种鸟类，这几年增加到370多种，充分说明生态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。近几年我们东营有句口头禅，叫做‘环境好不好，鸟儿最知道’。”

突然，一位同行惊喜的叫声吸引大家把目光投向窗外。只见一排排类似电线杆的水泥杆顶端，挺立着一只只大白鸟，羽毛有黑有灰，嘴很长且笔直，外形极像白鹤。它们有的曲颈像在眺望，有的低头像是凝思，有的扭头仿佛在等待。东营同志告诉我们，这种鸟叫东方白鹤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在全国约有2500—3000只。这里2005年到2017年底累计成功繁育937只，成为中国最大的东方白鹤繁殖地之一。2010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东营市“中国东方白鹤之乡”称号。

“电线杆子怎么看不见电线？”一位同行好奇地问。“您再仔细看看杆子上边有什么？”东营市同志笑着说。“鸟巢！”车上的人异口同声回答。

据介绍，东方白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相比其他鸟类更加苛刻。它们喜欢干扰少、环境好、食物丰的地方栖身，还有一个特殊爱好是在高大的乔木或电线杆上筑巢，其粪便便腐蚀电线，也威胁其自身安全。为此，东营人就在湿地上竖起一排排形似电线杆的水泥杆，供它们筑巢繁殖。他们诙谐地称之为东方白鹤的“安居房”。

一般来说，冬季来临之前，鸟类会成群结队地南迁。但现在已是隆冬，不仅水泥杆上可见栖息的东方白鹤，水边、草地、沼泽地甚至一片片湖面上，随处能看到各种鸟儿，有的在潇洒地散步，有的在恣意地啄食，有的快乐地追逐嬉戏，有的旁若无人地在私语……

一阵鸟鸣声在耳畔响起。仰头望去，只见空中一群体态优雅、全身洁白的丹顶鹤在盘旋，时而绕着圆圈，时而列成一字线，仿佛是在做一场激动人心的空中飞行表演。

“过去，东营是鸟类的国际机场、中转站。这些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在这儿过冬的越来越多！”东营市同志说。

“环境好不好，鸟儿最知道”，这不仅是东营人的口头禅，抑或是东营人的一种精神追求，东营的一种标识。同时，它也应当是新时代的一个缩影！

一城湖光

我们进入滨州时，已是华灯初上时分，那一栋栋伟岸的商业大楼、一排排规整的居民大楼灯火通明，楼下悠然散步的人们，以及沿街饭店窗口显现的身影或笑脸，能让人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繁华的气息、暖暖的温度。离市中心越近，空中、地面上的灯光越发明亮，风格也不时变幻，忽而嫣红如霞光，忽而发绿似碧波，忽而金光闪闪像金秋的稻穗，忽而五彩缤纷如节日焰火……“这霓虹灯真漂亮！”我感叹。滨州的同志告诉我：“这是湖光和霓虹灯光交相辉映产生的效果。”

我留心看了一下，发现车子驶过的沿街两旁，不时就出现一片明镜似的湖泊。那些湖泊有大有小，有长有方，但错落有致，布局工整，一看就知道经过科学规划、精心设计。霓虹灯光在湖面上留下一道道快乐的身影，而湖水则反哺似的把光芒折射给霓虹灯光，相互交融、相互辉映，灵动地编织着这座城市七彩的夜色。

第二天在滨州城考察时，我发现这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，与湖泊相连的几乎都是一座园林。滨州同志告诉我，建设黄河之滨生态园林城市，保护黄河生态，是几届市政府的一种共识，他们坚持绿色发展，把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性要求，纳入考核体系。通过多年努力，全市建成108座园林72座湖泊，几乎遍布每条街道，荣获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市场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。

“一城湖光一城秀，一城园林一城福”，这是滨州这座黄河之滨城市留给我的美好印象。

小推车

在济南黄河之滨的黄河文化展览馆里，一幅旧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，这是上世纪50年代山东人民治理黄河时推着小推车爬坡的场景：一群衣衫破旧的人们，奋力推着堆成小山状的淤泥，沿着陡峭的河坡向上艰难地行进。长长的车队，在古老的黄河河道上犹如一条气势磅礴的长龙。

这张照片似曾相识。我想起，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也有几幅小推车的照片，只不过场景是战场上，小推车上堆的是粮食、弹药等物资。天空可见尚未散尽的硝烟，脚下可见炮火留下的弹坑。不同的时代背景，不同的场景、人物，小推车上装载的货物也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都是用小推车这种运输工具在改天换地。

这种木制的小推车，只有一个轮子，靠人来推，就是这样的一辆辆小推车，推出了中国革命抑或说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。淮海战场上，几十万辆小推车日夜兼行，长驱千里，运送着战场上需要的物资，陈毅元帅曾充满深情地说：“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。”“他们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。”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山东省包括北方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，推着小推车投身祖国建设，黄河文化展览馆里这组照片就是真实的写照。

岁月更新，时光留痕。如今，小推车作为一种传统的运输工具已进入历史博物馆。我们在山东农村考察时看到，马路两边停放的是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。但是深深地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、深深融入山东人民血脉之中的那种坚忍不拔、不怕牺牲、甘于奉献、赤胆忠诚的“小推车”精神，依然在齐鲁大地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，小推车“吱吱呀呀”的历史回声，在北方大地久久荡漾，如同未来在召唤。



散文诗

防风林

孙善文

防风林

风暴即将来临，我从它颤悠的身体中已听到声音。它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对站在它身后的我最真切的警示。

很多年前，故乡的海滩边就种植起这样的一排排木麻黄树。它们集体看海来了，抬起头，挺着胸，一点点地撑开自己的眼界：先是看到一角的海，慢慢可以看到一片的海，最后看到海的无限。是一种向上的姿势，才让一些可能无限放大，或许，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能看到风的来处了。

我常常想着，防风林里饱经风霜的木麻黄，或许就是我们村子里曾经认识的某个人，他们迎风而立，踽踽前行，直到倒下而朽去，再化为一棵普通的树，站在老地方庇护我和村庄。

在海边，风不会骤然停下来的，只是我们看不清而已。那些疾风、大风、烈风、狂风、暴风、飓风，有时会化为微风、清风、柔风、细风、暖风，让风吹云散，让云散风轻。风吹过，抚物无声。这是风的飘忽和隐忍之处。

所有希望留下的云都因眷恋土地已化为雨。一些因防风而倒下的木麻黄等树木，常常被制作成台、椅、柜，甚至床，与我们紧紧靠在一起。

低处

这是一棵吸引我最多目光的普通灌木。它长在我上班必经的公园路中间隔离铁栏底下。时间无法记录它成长的印记，一年多，它依然仅有尺几高，在沥青漫过的马路中间，依附着路面残存的泥土，抗争着。

一处几近可以忽略的绿，在我每次路过时，总向我挥手，热烈、青春、坚韧，一笑一颦，不卑不亢。

一棵活在低处的灌木，心中居然藏有一本我们一生都读不完的书。

书，穿越时空而来

赵银芳



初夏的一天，我在单位园区那片刚刚绽放的木槿花前，邂逅了一个焦急徘徊的身影。这是一位50岁上下的女士，中等个头，白净脸儿，梳着齐耳短发，右肩上挎的沉甸甸的花布包格外醒目。

“怕是迷路的读者！”我思忖着，正要上前询问，就被她挡住了。“H栋103怎么走？”她轻声问道。这里是我们的国家图书馆的行政办公区，几栋大楼连在一起，地形颇为复杂，她说这地方，我还真不清楚。可她东西很重的样子，大热天里，头上汗涔涔的，就换个方式问她：“您这是要去哪个部门？”

“我来捐书，电话里约好了，就留了房间号，忘记问其他信息了。”“那您捐什么书？”“古籍！”

我一听，顿时来了精神。一则，我本身就是从事古籍工作的。二则有肃然起敬的感觉。这些年，古籍拍卖市场火爆，稍微像样点的古籍都能卖个好价钱，她竟然有颗公心，实在难得。

我决定带她去找。曲里拐弯往里走，领着她一路问过去，竟然来到了中文采编部。我正纳闷：“只知道中采接受现代出版物捐赠，没听说还收古籍呀！”就看见里面的同事隔着书堆远远冲我们招手：“从中关村来的吧？”她忙不迭点点头，把包打开，将一摞颇有年代感、暗黄色的古旧书摊在桌子上。我留意了一下，原来并非古籍，因为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，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我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，而这些，是20世纪40

年代末香港出版的，属于民国书。只有一本是中文的，是谈马克思、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论文集，其它都是英文的。这些英文书被保护得很好，可见主人呵护精心，有化学类的，地质类的。在几本书的最后一页角落里，还闪现出几枚朱文钤印。

“这是您自己家的书么？”“是的，我父亲留下的。”“您如果不介意，能告诉我尊大名么？”

“张澜庆，印上的是他的名字。这些书，我用不上，寻思着可能别人需要，就送到国家图书馆来了，不是为了留名，所以，我能把这些印章撕掉吗？”她嘟囔着，伸手来拿书。我抓住她的手说：“千万别撕掉的话，书就不完整了，您大老远送来，不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阅读、利用嘛，上面留有主人印章是锦上添花的事情，它就像书的足迹，告诉人们，书曾经去过哪里。”

她羞赧地笑了笑，松了手。得知这些书不是古籍，她略显失落，转而温情地摩挲着它们说：“你们比我这还年轻呢，竟然不是古籍！”我笑着宽慰她：“我们好好保存，再过些年，说不定就是古籍了，其实，是不是古籍没有那么重要，只要它们还能被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，就是有价值的！”她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盯着书又看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转身离去。给包里的中文书找到了归宿，她又摸索着去找外文采编部，捐外文书去了。我担心她再迷路，有心相送，被谢绝了。

事后，检索“张澜庆”相关资料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原来，他曾任

教于清华大学，是地质学家，为象棋界享有盛名的“棋孟尝”张毓英之子。张澜庆先生是江苏扬州人，先是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，后转入地质系（原名地学系），抗日战争爆发后弃笔从戎，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洪流中。1941年，皖南事变发生后，他离开部队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复课，修完未竟学业。1943年，以地质系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，曾担任校党总支副书记。他参加过反内战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，还以秘书的身份辅助李四光工作。1952年，37岁的他英年早逝，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。

这些40年代的书，应该是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。然后，带着主人的故事和记忆、主人的学识和爱国热忱，穿越80年光阴而来，走进国家图书馆，和我们见面。

这，只是寥寥几册书籍的身世。而国家图书馆拥有4000余万册海量藏书，其中这样颇有年代感的不在少数，古籍特藏总量就有330多万册，有123种语言的外文文献。图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，有可能是皇家秘藏，抑或是周叔弢的，陈清华的，傅增湘的……主人大名鼎鼎者比比皆是。经历不同凡俗者尤其多，有涵芬楼里，历日军炮火之劫而侥幸逃生者，有探索救国真理的梁启超旧藏，有叱咤风云的郑振铎之西谛珍藏……书籍是文化的载体，而文化的传承并非轻而易举，恰恰经历了历史的沧桑，在无数人的护佑下顽强地绵延至今。所以，当你来到国图，捧起书，请珍爱。